

大师遗珍

大师遗珍

往日
风流

刘广定 / 著

陈寅恪、胡适、林语堂、傅斯年鲜为人知的学识与往事

文匯出版社

劉
大师遗珍

刘广定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师遗珍 / 刘广定 著 .—上海 : 文汇出版社 .2008.6

(往日风流书系)

ISBN 978-7-80741-364-6

I . 大… II . 刘… III 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IV .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9223 号

本作品 (原名《大师的零玉》) 权利人 (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
保留除简体中文印刷、出版和销售外之一切权利。

大师遗珍

作 者 / 刘广定

责任编辑 / 文 京

装帧设计 /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** 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版 次 / 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965 × 1270 1/16

字 数 / 160 千字

印 张 / 13.25

印 数 / 6000 册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41-364-6

定 价 / 25.00 元

沪版序

拙作《大师遗珍》原由台北秀威公司 2006 年 10 月出版。现上海文汇出版社拟发行简体字版以便普及于大陆读者，令一甲子前随亲离沪来台，现已年届古稀者欣喜万分。因此同意文汇出版社改换其中两篇及原附书评的建议，代以两篇曾发表于台北《历史月刊》有关另位“大师”傅斯年先生之拙文。除参考出版社意见稍加修订外，并以三篇新版《傅斯年全集》漏收的“遗珍”为附录，以飨读者。

刘广定

2008年4月9日

拾玉记（代序）

在学术研究、教育事业或艺文创作等方面有重大成就可以传世，且其处世从业之德行足资效法者，可尊之为大师。大师必有与众不同的优点，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。民国以来，当得上大师的前辈长者为数不少，丰功伟业之外，总有些不为一般人注意的零玉碎金，但仍弥足珍贵。至于这些散落人间的小件瑰宝，如何为人拾得，则要靠因缘际会了。

陈寅恪（1890~1969）、胡适（1891~1962）和林语堂（1895~1976）三位都是笔者从中学时代起就景仰的大师。最早知道的是胡先生，初中一年级国文课本里有他的“乌鸦”白话诗。记得王民强老师授课时补充了许多有关胡先生的事迹，包括提倡“八不主义”，对新文学的贡献等，令人极为钦佩。特别是表现他不愿学燕子“呢呢喃喃的讨人家欢喜”，也不肯做雀儿受人摆布“讨一把黄小米”的这些诗句，半个多世纪来常萦绕在心，也左右了日后的思维和行为，迄今犹然。

第二位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林语堂先生，原先只知他是倡导中文幽默文学的“幽默大师”，英文极佳，写过许多本介绍中国人

和中国的英文小说。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英语老师邓文礼先生，向大家介绍林先生的《开明英文读本》时强调序言中所说的“马马虎虎，糊涂了事，不但英文学不好，任何事都做不好”。这句话多年来一直是笔者的座右铭。

至于知道陈寅恪先生，则是一桩“巧”事。高中时期国文课读到《长恨歌》后不久，笔者在先堂叔祖崇鉉先生家，正好看见他案头放着一本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的影印本。那是陈先生这本巨著在大陆出版后，台湾有人限量影印分赠陈先生的友人门生及相关人士，先叔祖与陈先生是清华历史系同事，故也获得一本。犹记当时翻开看到陈先生笺注的《长恨歌》，读后发觉真是“与众不同”。至今逾半世纪未忘的，一是唐天子迄至玄宗只有“四军”而非“六军”。另是七月夏日玄宗未尝驾幸华清宫，而华清宫的“长生殿”为祀神之斋宫，不可能两人夜半曲叙儿女私情。故所谓“六军不发无奈何”，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”皆是不谙国家典章制度诗人之臆度。当时老人家见笔者爱不释手，乃将该书见赐，并告知：陈先生的学问极好，是当年清华园中“教授的教授”。当然从此陈先生就成为笔者景仰的对象，但也觉无法望其项背而放弃学文。

进入大学后笔者虽专修化学，然也偶读文史类书刊遣日，包括上述三位在内的许多大师的传记掌故文章自是涉猎的对象。约在1980年左右开始于公余从事科学史和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的研究，故每有机会前往美国、日本参加会议或考察，辄抽空前往图书馆或书肆寻觅资料。1995年7月前往日本福冈参加“九州物理有机化学国际研讨会”时，在天神区一家书店不期发现有林语堂英译《红楼梦》的日文本，乃购得一册。回台北查阅林太乙的《林语堂传》与正中书局主编之《回顾林语堂》（林语

堂先生百年纪念文集)，居然均不见有相关的记载，故写了一篇《林语堂的英译红楼梦》，于1996年发表，是为拾大师零玉的开始。

十年来陆续成稿约二十篇，多已发表于台湾报刊，也有少数曾为大陆刊物转载。本集中选含有关陈寅恪先生者三篇，胡适之先生者六篇及林语堂先生者一篇、傅斯年先生者二篇共十二篇。其中除上述林语堂先生英译红楼梦一篇为不期之遇后所作外，其他十一篇及附录三文约可分成三类，一是为大师冥诞或逝世纪念所写，期彰显少人知晓的成就及独特见解，包括第1、2、4、5各篇。关于“甲戌本石头记”（第5篇）一文更系因有红学界人士误解胡先生隐瞒“甲戌本”真相及藏私，乃就所知为之辩诬兼彰其德行。第二类是读到他人著作，觉有明显错误或疏漏而欲述己见，如第3、7、8、9四篇皆是。第三类是有感而作，如第6篇，乃因见到向在大陆被尊为“红学泰斗”的周汝昌一直不肯承认与胡适的“师生关系”，又虚构了一些完全不符当年实情的“争执”故事，颇不以为然。故据1948年周、胡两人往来书信，撰成本书最长之文，以彰胡先生的高尚品德及奖掖后学的热情。

本书中多篇已就新见之资料予以补充、改写，均在文末注明。各文因原发表报刊体例不同，故呈现方式有别，即使部分改写者亦未调成一致。其第1篇《陈寅恪与科学史》仍维持原论文格式加附注说明，以示笔者了解问题之经过。又第2、4、6、5、10与《红楼梦》相关的各篇，虽于结集时补充、改写，仍与已收入拙作《化外谈红》者文字大致相同，均请读者见谅。

刘广定

2008年4月9日

目 录

沪版序	1
拾 玉 记 (代序)	1
陈寅恪先生的科学史研究	1
陈寅恪谈《红楼梦》	15
曲学阿世 师生谊断 ——也谈周一良与陈寅恪先生的关系	35
胡适红学遗珍 ——纪念胡先生 (1891~2001) 110岁冥诞	53
为胡适辩诬——《甲戌本石头记》	61
1948年的周汝昌与胡适 ——从“甲戌本石头记”谈起	79
新出版“胡适未刊书信日记”摘误	107

胡适日记中的另位异国异性知交 ——哈德曼太太	113
“胡适档案”中的哈德曼太太 ——另一位深爱胡适的异国佳人	133
林语堂英译红楼梦	149
傅斯年：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促成者	159
傅斯年早年遗珍	171
附录一：蔡元培复傅增湘函（傅斯年代撰）	185
附录二：安福部要破坏大学了	187
附录三：济南一瞥记	200

陈寅恪先生的科学史研究

一、前言

陈寅恪先生(1890~1969),江西省修水县人。修水县旧隶义宁州,故习称义宁陈氏。陈先生具有超人之智慧与毅力,据说能背“十三经”之大部分^[1],识中外古今文字十余种^[1, 2]。其学识应乃近代学人中最渊博者。他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国学大师,1946年起虽失明犹不辍教课、研究与著述,更是今古一人。陈先生早年曾有几篇与科学史有关的论文,其中两篇尤具启发性:一涉及曹冲称象与华佗医术,一探讨满文《几何原本》之来历。惜乏人重视,科学史研究者亦少言及。今予介绍,供同好参考。

二、“曹冲称象”的故事

《三国志》魏志卷二十载有“曹冲称象”的故事,其文曰:

邓哀王冲,字仓舒。少聪察岐嶷,生五六岁,智意^[3]所及,有若成人之智。时孙权曾致巨象,太祖欲知其斤重,访之群下,咸莫能出其理。冲曰:置大象船之上,而刻其水痕所至,称物以载之,则校可知矣。太祖大悦,即实行焉。



江西省修水县所立陈氏四代五人的丰碑，左前是陈寅恪的。

据此文所记，曹操之子曹冲极为聪颖，幼年即会利用成人还不懂的浮力原理来称象重。因而笔者经眼的，如李约瑟^[4]、刘昭民^[5]、戴念祖^[6]、王锦光和洪震寰^[7]等所著几种中国物理学史专书都举之为例，证明中国人在公元 200 年左右已知浮力原理，会藉浮力称量。

然而陈寅恪先生早已发现这段记载是有疑问的。陈先生通晓梵文，曾在清华和北大开授“佛经翻译文学”课^[8]，并发表多篇相关论文。1930 年在《清华学报》六卷一期所刊《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》即为其一^[9]。

陈先生在该文中认为：《三国志》“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，杂糅附益于其间，特迹象隐晦，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耳。”乃举《杂宝藏经》卷一“叶老国缘”之故事：

清 華 學 報

第六卷第一期目錄

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

公孫龍哲學.....馮友蘭1—10

The Meaning of "The Meaning of Meaning".....I. A. Richards11—18

三國志曹冲事陳傳與印度故事.....陳寅恪17—20

Moliere's Tartuffe.....K. Winters21—28

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.....金岳霖29—39

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.....賴運開71—268

國文中之割裂實語.....楊雲達269—277

校讀文豪一貫後記.....張 熙278—284

（近兩年作）.....黃 節285—288

[illegible]

1930年的《清华学报》中陈寅恪有关曹冲、华佗的论文

天神又问：此大白象有几斤？而群臣共议，无能知者。亦募国内，复不能知。大臣问父，父言：置象船上，着大池中，画水齐船，深浅几许，即以此船量石著中，水没齐画，则知斤两。即以此智以答天神。

他以为虽此经系北魏时译成，但此传说于较早时期“仅凭口述，亦得辗转流传于中土，遂附会为仓舒之事，以见其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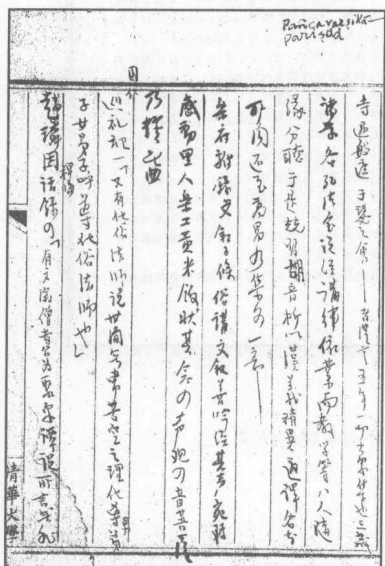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何以“称象”不能在曹冲身上发生呢？这是因为不合于史实，前人早已察知。清人梁章巨《三国志旁证》云^[10]：

何焯曰：孙策以建安五年死，时孙权初统事，至建安十五年权遣步骧为交州刺史，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，此后或能致巨象，而仓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，知此事妄饰也。置水刻船，疑算术中本有此法。

由于汉代中土已无象，而曹冲殁于献帝建安十三年五月，年十三。孙权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只领有江东六郡，含现在江浙与江西、安徽的一部分，在建安五年也就是曹冲“五六岁”时只是“会稽太守”，恐无“象”可以送给曹操。何义门曾揣测中国古算书里原有此法，陈先生则从佛经里找到这一故事的来源。他说：[9]

但象为南方之兽，非曹氏境内所能有，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贡献事混成一谈，以文饰之，此比较文学之通例也。

另上引《三国志旁证》又云：“邵



陈寅恪《佛经翻译文学》手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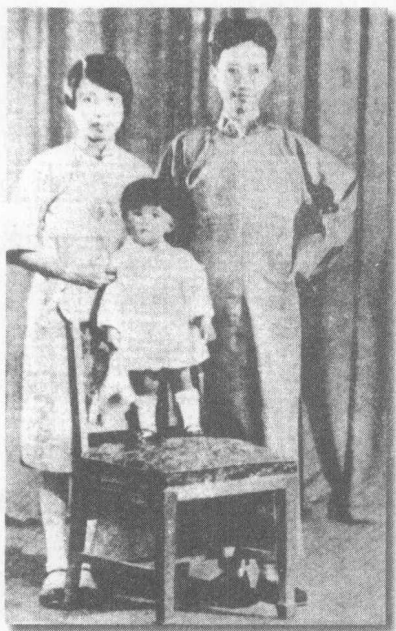
晋涵曰：《能改齐漫录》引《苻子》所载燕昭王大豕，命水官浮而量之事，已在其前。”陈先生未予讨论，但以何、邵两人“皆未得其出处也。”故他似认为宋人所记《苻子》之说也是本于佛经故事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很迟才懂得浮力原理。《考工记》一书笔者以为是秦汉之际编成的^[11]，其“轮人”一节中叙述做车轮之法，有“揉辐必齐，平沈必均”及“水之，以其砥平沈之均也”的句子。车轮必须整体均匀，转动效果才好。知道把木制车轮放在水里，由其浮沉的深浅来判断是否已匀称，证明那时的人早已了解浮力原理。

三、华佗的医术

在《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》文中，陈先生还提出另一重要问题，即《三国志》魏志卷二十九“华佗传”所述华佗的多种医术，如“断肠破腹，数日即差。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，当时恐难臻此。”故认为“其有神话色彩，似无可疑。”^[9]

《三国志》记载：“华佗字元化，



1930年陈寅恪夫妇与长女合影

一名耆。”因古人取字必与名相合，裴松之注：“佗字符化，其名宜为耆也。”故陈先生以“华佗”应实有其人，但其本名为“华敷（耆）。”他从《捺女耆域因缘经》查到有关天竺神医“耆域”传说，其种种医术及遭遇与华佗甚相似。又从梵文及中国古音读法推知“华佗”古音“gad’ a”，乃梵语“agad’ a”（旧译“阿伽佗”或“阿羯佗”）之简化，是“药”之义，就如“阿罗汉”简做“罗汉”一样。换言之称华敷为“华佗”，“实以药神目之”。把印度传说中的神医故事也加在他身上，连史家陈寿都未察知。

但不少人相信华佗之事迹为真^[12]，并以“佗”与其治“虫”病的本领有关，因“佗”即“它”，与“蛇”、“虫”等象形相同。不过据《三国志》所载，华佗有弟子吴普、樊阿等，并没有人得其“治虫”、“麻醉”和“外科手术”之传。或可为华佗本无其术之证，也可支持陈先生“佛教故事”之说。

我国古代医药文化受印度佛教影响很多，陈邦贤^[13]及陈胜昆^[14]著作中都有专节叙述，但他们所采用只是医书和史书中相关的记载。另有大陆学者马伯英^[15]与英国学者古克礼（Christopher Cullen）^[16]也曾利用印度典籍 Susruta Samhita（《妙闻集》）探讨中国古代医学问题。但印度古籍的年代难定，因而据以研“史”则欠严谨。陈寅恪先生取传入中土之佛经为证，由于译经年代较易确定，故可信度亦高。

再者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一定程序，研究科学史，决不能忽视。《三国志》所载华佗的医术，如“病若在肠中，便断肠涌洗，缝腹摩膏，四五日差，不痛，人亦不自痛，一月之间即平复矣。”在一千八百年前似不可能，故相关记载应属传说之附会。陈先生虽是文史学界巨擘，也具慧眼能知科学，尊之一代宗师可也。

四、满文《几何原本》

陈先生知满文，故 1928 年在北京图书馆读到清宫旧藏满文《几何原本》七卷，发现虽说是欧几里得原著的前六卷，但和徐光启、利马窦合译的《几何原本》却不同。他随后取梅文鼎主纂的《数理精蕴》中之十二卷《几何原本》比校、研究而于 1931 年的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本第三分发表一篇论文^[17]。他首先察知二者体制、内容相符，“惟满文本所分卷数间有不同，所列条款及其数目之多寡亦往往与《数理精蕴》本不合。”也都比原本为简。陈先生忆及游学欧陆时曾知“欧罗巴洲十六七世纪，欧几里得之书屡经编校刊行，颇有纂译简易之本，以资浅学实习之用者。”他因而查知德意志人浩尔资曼（Wilhelm Holtzmann）所译德文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之本。其自序略云：

此本为实用者而作，实用者仅知当然已足。不必更示以所以然之理。故凡关于证明之文，概从芟略云。（见 Thomas L.



陈寅恪留学时期照片

Heath 英译《几何原本》第二版第一册第 107 页)

故他的结论是：

予因之疑此满文译本及《数理精蕴》本皆间接直接出于与浩氏相类似之本。而《数理精蕴》本恐非仅就利徐共译本所能删改而成者。惜局处中土，无从广征欧书旧刊，为之证明耳。

而除探讨满文《几何原本》的来历外，文中还有两项重要见解。他曾指出：

夫欧几里得之书，条理统系，精密绝伦，非仅论数论象之书，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现。此满文译本及《数理精蕴》本皆经删改，意在取便实施，而不知转以失其精意。

而在全文之末曰：

然則此七卷之滿文譯本者，

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集刊

第二本 第三分

目錄

九子母笈	趙應泰
殷周文化之盛衰	徐中軒
殷周原本圖文釋本說	陳寅恪
殷周研究——國古書真偽之方法	李學勤
韻圖卜與韻雅	王靜如
影射與論與蒙古源流（蒙古源流研究之三）	陳寅恪
蒙古源流考其世系攷（蒙古源流研究之一）	陳寅恪
反切諸人譜	趙元任
用 b d g 當不似氣清破裂音	趙元任
切韻略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	
——高本漢切韻音韻圖之	羅常璣
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刊

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

陳 寬 恪

原訂在台北出版，因台北不景氣，遂改在廣州出版。雖然歷時多年，但譯者仍以此為憾，不時將已出版的部分重校一次。凡各本附錄凡文與譯文，均與原稿無異，並無任何刪改。至於註釋，則因各本附錄之內容，與原稿有異，故將原稿與各本附錄之註釋，分別註明，以資參考。至於各本附錄之內容，則因各本附錄之內容，與原稿有異，故將原稿與各本附錄之註釋，分別註明，以資參考。至於各本附錄之內容，則因各本附錄之內容，與原稿有異，故將原稿與各本附錄之註釋，分別註明，以資參考。

— 188 —

1931年史语所集刊中陈寅恪有关
《几何原本》的论文